

在這槐花的季節

古水

辛卯年五月初五 / 2011-06-06

手裏攥著撕去一個角的車票，我坐在了最後排中間的位置。我喜歡和皇帝一樣坐在最高最正的寶座上審視自己帝國的土地，驕傲伴隨著快意一同充滿了我的心胸。

車頂排氣窗縫中颯進來的涼風很快就陰幹了背脊上的汗，一種不能言語表達的愜意，何況這風還帶著槐花甘甜的香味，就像與美貌的姑娘擦肩殘留空氣中讓我貪婪呼吸的一絲清芬，或是經久歲月光聞到就能讓人沉醉的美酒揮發在地窖的郁馥？

我又深嗅了一口，忽而記了起來，似乎故鄉也有類似的味道：對啊，香樟樹，五月開滿街巷的香樟樹！一樣的讓我沐浴在香海，一樣讓我久久的發獃，然後張開雙臂擁抱身前流動的空氣。

看向窗外吧，天色漸晚，橘黃色的路燈光已經開始沁染各自腳下的圓圈，仿佛經過時光機器旁邊時不小心蹭在身上洗不掉的斑斑鏽跡。

兩側的青山被好事者披上了黑色的巾紗，密林間還升騰著薄薄霧氣，寂靜而又端莊，或許那朦朧之下有著幽邃的神密？我並不能猜透，但見漫眼的槐花雪一般點綴在墨綠的樹叢，我想她是絕美的，就連這淡淡的妝飾也是卓有風味。

天漸漸變作了海，深藍的海面濁浪排空，徒剩了西邊的流雲還沾染了些許夕陽嬌羞的紅暈。

突然溼漉漉的氣息夾雜著海腥味一齊湧進我的鼻腔，車轉出了山谷，黃海瞬間逼近了公路，一道道白練似的海浪攪碎在山腳下，我却聽不見絲毫失敗的歎息，海和精衛都是執著的傻瓜，不斷地傷害又不斷地給予。

傻海，那天晚上我躺在了你的身邊，喃喃地告訴過你一個小小的祕密，你會替我保守一輩子是麼？還是你止顧著數你頭頂的星星，根本不記得沙灘上的那個靈魂寄寓的軀殼？

「到站了！」身旁巴基斯坦的小夥子說著流利至極的漢語打斷了我的思緒。

「你的中文說得真好！我也到站了。」我微笑道。

「你也是我們學校的麼？」他問。

「不，我是你的鄰居。」

在這槐花的季節... ..

他看著我笑了笑，我也笑了笑，或許他懂的吧。

一直認為你這荒蕪的城市沒有什麼讓我懷念的東西，于是你告訴我你有，止是我總在不經意間錯過路旁的美麗。也好罷，我又新增了一筆回憶。請別讓我想起你的好，不是我捨不得離開，我止怕老去後一想起你會忍不住永遠揩不幹的淚水。

Au revoir... ..

端陽